正誼堂全書

和装本

ロ仁13
743
107

門 13
號 743
卷 107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自論爲學工夫

某向㊀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

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楊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眞味若讀之數過略曉

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

明治三七年十月十日 購求

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遼東劉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眞曾經歷來更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不了何益大雄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方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

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脉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讀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說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僩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痼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卻只模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卻全不識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學

蒙

看道理若只恁地看過一編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編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眞箇是不同義剛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旬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纔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泊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己身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聚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

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賀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眞實如此夫道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

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麼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麼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處處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

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方子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閒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麤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

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僩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 賀孫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是自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 耳 僩

先生患氣痛腳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卻覺得心下鬆爽 僩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 閎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

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論自注書

傅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閒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閒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卻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卻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

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粘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卻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道夫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方子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伯謨曰但發大綱曰那箇毫釐不到便有差錯如何可但發大綱閻祖

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甚切何故不編入小學曰此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義剛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閻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

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

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
十四聖賢氣象 振

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
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過

問蚩卿近思錄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卻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卻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卻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 驤

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訟獄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幷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幷了太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某嘗

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說此書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溫公只要編年號相續此等處須把一箇書帝書崩而餘書主書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態此等處合只書甲子而附注年號於其下如魏黃初幾年蜀章武幾年吳青龍幾年之類方爲是又問南軒謂漢後當以蜀漢年號繼之此說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漢是正統之餘如東晉亦是正統之餘也問東周如何曰必竟周是天子問唐後來多藩鎮割據則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闊所不服者只河北數鎮之地而已 淵

綱目於無正統處并書之不相主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史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卻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方子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麤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捉不得則終夜皇恐 賀孫○以下外任

馬子嚴莊甫見先生言近有人作假書請託公事者先生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達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堂廳投下卻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人喫湯當面折書若無他方令其去人傑

楊通老問趙守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卻是心刋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千箇萬箇都喝斜不知人心如何恁地暗昧這項事其義甚明這般所在都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斷去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者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常閒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如諸縣發簿歷到州在法本州點對自有限日如初間是本州磨算司便自有十日限卻交過通判審計司亦有五日限今到處並不管著限日或遲延一月或遲延兩三月以邀索縣道直待計囑滿其所欲方與呈州初過磨算

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到倅廳發回呈州呈覆吏人又要錢某曾作簿知其弊於南康反漳州皆用限日他這般法意甚好後來一向埋沒了某每到卽以法曉諭定要如此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細有新簿舊簿不同處便批出理會初閒吏輩以爲無甚緊要在漳州押下縣簿付磨算司及審計司限到滿日卻不見到根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卽時決兩吏後來卻每每及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也不被他邀索如此等事整頓得幾件自是省事此是大綱紀賀孫

問先生須更被大任用在日某何人安得有此然亦做不得出來便敗且如在長沙城周圍甚廣而兵甚少當時事未定江上洶洶萬一兵潰必趨長沙守臣不可去只是浪戰而死此等事須是有素定家計魏公初在五路治兵積粟爲五年計然後大擧因敵人攻犯淮甸不得已爲牽制之師事既多違魏公久廢晚年出來便做不得欲爲家計年老等不得了只是逐急去所以無成某今日亦等不得了規模素不立才出便敗德明

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每日必句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句

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
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
只胡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悞事錄
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
對遂詣閤門通進楊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
慰勞甚渥自陳昨日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俾全上曰浙
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
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
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禮
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
敎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
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宜出奄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
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
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
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輩奸僞百出
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
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
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
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
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

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蘇論才德之辯云云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會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操柄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一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惟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避之則退之惟恐其不早去之惟恐其不盡奏曰豈有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卻來說未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官正臣今逕邏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閎祖

○以下內任

有客游二廣多年知其山川人物風俗因言廣州風俗極好先生笑曰被賢說得好下梢不免去行一番此時黨事方起文因問舉業先生笑曰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

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

祖道○以下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於人亦須是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舉薦他甚麼得因問所託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爲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是便有此心何可係

賀孫

撰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夫

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亦懶惰淳

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與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會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

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

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記擧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幷詩幷杜子美數詩而已

壽昌

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閒行道閒左右者或辟人先生卽屛聲止之曰俗嘗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拜謁步速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游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旣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

賀孫

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若海

陳同父一子一壻吳康同來求銘文先生是時例不作此與寫有宋龍川先生陳君同父之墓十二字婺源李參

仲於先生爲鄉舊其子亦來求墓銘只與跋某人所作行實亦書有宋鍾山先生李公之墓與之 過

先生語朋舊無事時不妨將藥方看欲知得養生之理也

論治道

天下事自有箇大根本處每事又各自有箇緊要處 端蒙

天下事當從本理會不可從事上理會方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卽轉爲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底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卽別按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德明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端蒙

諸生論郡縣封建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如郡

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又云革弊須從源頭理會

壽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曰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浮浪之人靖康閒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　楊

先生言論閒猶有不滿於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嘗疏其說以質疑先生云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　柝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

鑑其論亦如此以爲因今郡縣足以爲治某少時常鄙之以爲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矧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是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道夫

聖人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燾

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燾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燾

不能則謹守常法

燾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燄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消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已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荀悅曰敎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恁地各學其職有不

能者亦須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　夔孫

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爲天下之理方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後世只是無箇人樣德明

汎言人才日今人只是兩種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疏道夫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卻做得事

卻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貪汙者必以廉介者爲不是趨競者必以恬退者爲不是

由此類推之常人莫不皆然人傑

今人材舉業浸織弱尖巧恐是風氣漸薄使然好人或出於荒山中方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

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使有訟者半年過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止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腳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壽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楊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眾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楊

吳英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馳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覈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

不忍爲心道夫

或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人傑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卻是奸豪得志平民旣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若海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怕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　僩

問治亂之機曰今看前古治亂那裏是一時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醞釀方得如此遂俛首太息　賀孫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

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爲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爲之奈何明作○以下論取士

今人作經義正是醉人說話只是許多說話改頭換面說了又說不成文字僩

今人爲經義者全不顧經文務自立說必麤膽大敢爲新奇詭異之論方試官命此題已欲其立奇說矣又出題目定不肯依經文成片段都是斷章孝合是甚麼義理三十年前人猶不敢如此只因一番省試出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三句後遂成例當時人甚駭之今遂以爲常矣遂使後生輩違背經旨爭爲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長浮競薄終將若何可慮可慮王介甫三經義因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

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

聞題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

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倜）

時有報行遣試官牽合破碎出題目者或曰如此行遣一番也好曰某常說不當就題目上理會這箇都是道術不一所以如此所以王介甫行三經字說說是一道德同風俗是他眞箇使得天下學者盡只念這物事更不敢別走別胡說上下都有箇據守若是有才者自就他這腔子裏說得好依舊是好文字而今人卻務出暗僻難曉底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卻如何教他不胡說得或曰若不出難題恐盡被人先牢籠做了曰莫管他自家依舊是取得好文字不恨遠方觀聽而今卻都是杜撰胡說破壞後生心術這箇乖其常說今日學校科舉不成法上之人分明以賊盜遇士士亦分明以盜賊自處動不動便鼓譟作鬧以相迫脅非盜賊而何這箇治之無他只是嚴挾書傳義之禁不許繼燭少閒自沙汰了一半不是秀才底人他亦自不敢來雖無沙汰之名而有其實（倜）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

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水之

乙卯年先生作科舉私議一通付過看大槩欲於三年前曉示下次科場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如大義每道只六百字其餘兩場亦各不同後次又豫前以某年科場別以某經某子某史試士人蓋欲其逐番精通也過欲借錄不許過

先生云禮書已定中閒無所不包某常欲作一科舉法今之詩賦實爲無用經義則未離於說經但變其虛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立科取人以易詩書爲一類三禮爲一類春秋三傳爲一類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以前三年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某書出論某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者習而用以爲題賀孫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考官曰須先令考官習之賀孫

科舉種子不好楊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
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日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卻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管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徳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卻管子孔門所不道而此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埽除了卻來說事功賀
孫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可學○以下論兵刑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

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拶出來耳道夫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爲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贖奸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僩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舉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

必大○理哉論民

某常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

振○以下論官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　頓道夫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道夫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且不須此迂闊某以爲名言人傑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

麤麤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謂李永思曰衡陽訟牒如何永思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獻其多

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益卿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

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

得箇沒下梢與立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著方判決得別人說話

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見

子細又如今兩人廝吵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

得他若與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又曰方今

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闕究人多是要出作向上那箇不

說道先著馭吏少閒無有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

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慣熟卻

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　賀孫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箇通歷逐日

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卽句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不廢

事　賀孫

當官文書簿歷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倒

訓門人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

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

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

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

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彼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或謂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閒會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會如此下工夫只據册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某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地說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說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疏略說得若是那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會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人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卻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甚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追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著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卻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日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

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
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
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
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
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
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淨不犬段
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
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周體不待
斂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卻容易制
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
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腳下做
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
兩腳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
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澂治思慮者於
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
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
自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
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

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箇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卻不耐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躐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眞妄存其眞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開眞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

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賀孫

文雄謂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略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中之義但所說大意卻錯雜據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摸捉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

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縣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卻不循禮曰他卻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閒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卻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開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仁

先生偶腳氣發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閒者只

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荷公
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
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豎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
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
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
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鍼之劄
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卻再問某李
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鍼之劄身便是
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
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
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
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
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
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
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
如此疏先生意甚不樂 倜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見那
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
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
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某也

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而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歎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底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卻不會說這箇便是公不會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目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看得出　僩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往往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

鄧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

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敬謹

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祕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詫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

心存底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閒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謂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緝密固是好但恁地迫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面蹙密下梢卻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是寬舒意思謝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最好

一件事走過眼前甚似閒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閒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著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縱使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閒話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些子

著身己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至不爲自家身己纔就這邊來便是定自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己道理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言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慤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捜轉亦快如船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色一齊都捜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著毋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著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急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卻胡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著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塡得二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會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會

教自家聽非禮纔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會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會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嬾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擧觀書如何時擧自言常苦於麤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麤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爲學須是自己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著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閒時擧看詩外別看何書時擧答欲一面看近思錄

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卻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卻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問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船相似但覺辛苦不能向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理會得好然所爲卻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曉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會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隨處理會便自曉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會用功只是徒然耳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沈潛思又曰讀書如鍊丹初時烈火

鍛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卻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卻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纍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營於今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海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著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卻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會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

惱這件底少閒不濟事敏底人又卻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問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讀書之法旣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像如此他裏面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會與他相黏所以耗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書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一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

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會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爲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爲好也其有知得某人詩好某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著他那裏是好處元不會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會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公讀二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會相黏濟得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

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錄得一册來書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葛覃只是說得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關雎鳩葛之覃兮已下更不說著如此讀詩是讀箇甚麼呂伯恭大事紀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詩序書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害意

郭得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大凡人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册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書亦何所用曰若能讀書就中卻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著脊梁骨

慤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慤實有志則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敏曰要之也是恁地但慤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

同福堂校刊朱子語類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長白福　倫紀堂分校
漢軍張登高維崧分校

朱子語類輯略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輯訂　受業諸子參校

訓門人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方才察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强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理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會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

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亙萬古而不泯悠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鑠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加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略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胷次烹治鍛鍊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爲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塲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眞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會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既受詩傳幷力鈔錄頗疏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册子困倒反不會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爲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麤疏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著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閒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閒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

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爲不實正謂此歟

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

曰同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某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處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閱讀書底更不子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

日閒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同
心轉意去看把聖賢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
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
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
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
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顚八倒
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
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
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講究義理不下得工夫也不得如舉業不下得工夫也不
解精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煞用力到所謂若人之言固
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合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
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爲人父確然是
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
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適曰數年來見得日
用閒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
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著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
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

雖有大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礙碍至勞苦處不見其爲礙碍勞苦橫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黏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慳吝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漆雕開信底意中庸鳶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前眞箇是如此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撥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卻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卻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長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來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

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近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眞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與說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著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

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卻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喎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閒本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閒又和

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晚再入臥內寢豪日適閒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卻當大段多著工夫日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一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卻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曰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了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象那熟處卻不會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日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

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卻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眾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僞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某掇了案其官人卻來那穿款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日安卿更有甚說話這日兩日思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日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疏處敏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卻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李丈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

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眾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

道問學致廣大又卻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卻說道中庸溫故又卻說知新敦厚又卻說崇禮這五句是爲學用功精麤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做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强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卻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麤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麤底

放在一邊嘗見胡文定答會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後面一向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會爲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卻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始得今日將平日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日做底事甚麼處是擧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爲天理所以爲人欲嘗因擧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舍弟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道曰到臨葬時同居尊長皆以年月不利爲說道皆無所徇但治壙事辦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道曰大祥次日族中尊長爲酒席之會道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惶恐如何曰不喫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賜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粱肉某始嘗疑此後

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

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臥內曰君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槩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病又讀廖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回廖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日也不會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

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漆雕開會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著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底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會點不知是如何合下便被他綽見得這箇物事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漆雕開較靜會點較明爽亦未易得

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檀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之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卻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攔破那邊也恐攔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諄曰下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

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間自然撞著成一箇物事万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亦只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合殺便有采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看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會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向見衆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絮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

先生說得穩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眞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帖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攧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事長中自有箇事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箇渾淪道理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不去理

會那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會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會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來

渲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會點漆雕開不會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逴見這道理然就二人之中開卻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會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著頭隨衆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會子平日用工極是子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著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一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

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至篇如此說今卻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去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麤迹都掉卻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一百三百數至三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頌燒時也有合利只是不濟得事又曰一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氣自强而膽自大矣

諸友入侍坐定　先生目渣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

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麤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涩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麤底做麤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麤底書如何地看得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

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雨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

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撇開心胷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會見得況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卻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襟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

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滈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爲朝夕取進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滈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棋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棋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棋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要都經歷一過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

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是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說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光爍在那裏

觀書須寬心平易看先見得大綱道理了然後詳究節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門外裏面更有數重門未入未見便要說他房裏事如何得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公看文字仔細卻是急性太忙逼都亂了又是硬鑽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氣看且用認得定用玩味寬看

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又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卽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眞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蜚卿問不知某之主一如何曰凡人須自知如己喫飯豈可問他人飢飽又問或於無事時更有思量否曰無事

時只是無事更思箇甚然人無事時少有事時多才思便是有事蚤卿曰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心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圈套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蚤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

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躐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檢點視事之來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此下文甚長且於根本上用工夫既尚留此便宜審觀自見

近日學者讀書六經皆云通及問之則往往失對只是當初讀時綽過了孟子曰仁在乎熟吾友更詳思之大抵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卻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

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

語次因道某平日讀箇不識塗徑枉費心力適得先生開諭方知趨向自此期早夜孜孜無負教誨曰吾友既如此說須與人作樣子第一下工夫莫草略研究一章義理已得方別看一章近日學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稍儹棄無去處一齊棄了大凡看書麤則心麤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爲是亦得以爲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人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

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卻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聞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婺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了四年滕德粹原不會理會

先生誨與立等曰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又曰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都重三疊四說在裏只是許多頭面出來如語孟所載也

只是這許多話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箇便若槩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箇道理若使別撰得出來古人須自撰了惟其撰不得所以只其這箇道理問倪未識下手工夫曰學業與這箇道理一似箇藏了做舉業只見那一邊若將此心推轉看這一篇極易孟子云古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又將起扇子云公只是將那頭放重這頭放輕了便得若兩頭平也不得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日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逼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

壽昌問鳶飛魚躍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說禪這箇亦略似禪試將禪來說看壽昌對不敢曰莫是雲在青天水在瓶麼壽昌又不敢對曰不妨試說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

既而又曰須將中庸其餘處一一理會令教子細到這箇田地時只恁地輕輕拈掇過便自然理會得更無所疑亦不著問人

先生顧壽昌曰子好說禪禪則未必是然其所趣向猶以爲此是透脫生死底等事其見識猶高於世俗之人紛紛然抱頭聚議不知是照證箇甚底事

問存心多被物欲奪了曰不須如此說且自體認自家心是甚物自家既不曾識得箇心而今都說未得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如水火相濟自不相離聖賢說得極分明夫子說了孟子恐後世不識又說向裏後之學者依舊不把做事更說甚個話孟子四端處儘有可玩索

先生問壽昌近日教誨甚書壽昌對以方伯謨教他午前卽理論語仍聽講曉此義理午後卽念些蘇文之類

庶學作時文先生笑曰早間一服木附湯午後又一服清涼散復正色曰只教讀詩書便好

先生問壽昌子好說禪何不試說一上壽昌曰明眼人難謾先生曰我則異於是越明眼底越當面謾他

先生問壽昌子見疏山有何所得對曰那箇且拈歸一壁壽昌欲對去曰是會了拈歸一壁是不會了拈歸一壁壽昌欲對云總在裏許然當時不曾敢應會先生爲壽昌題手中

扇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執筆視壽昌曰會麼會也不會壽昌對曰總在裏許

欲速之患終是有如一念慮閒便出來如看書欲都了之意是也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質不期變而變矣

問天理眞箇難明已私眞箇難克望有以教之先生罵曰

公不去用力只管說道是難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往往公亦知得這箇道理好纔下手見未有入頭處便說道是難而不肯用力所以空過了許多月日可惜可惜公若用力久亦自有箇入頭處何患其難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閒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日日用閒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閒斷得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

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閒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只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傅誠至叔請教曰聖賢教人甚分曉但人不將來做切已看故覺得讀所做時文之書與這箇異要之只是這箇書今人但見口頭道得筆下去得紙上寫得以爲如此便了殊不知聖賢教人初不如是而今所讀亦自與自家不相干涉也

周公謹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卻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且隨自家大小規模做去若是逼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公合下便立這規模便不濟事了才恁地立

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若說室礙到臨時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立心

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在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他只道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後見得那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後不被那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卻索之於眷冥無朕之際去何處討這樂處將次思量得成病

胡問靜坐用工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閒句當不要閒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自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

某平生不會嬾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嬾不得今人所以嬾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爲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

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是自嫩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眞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麤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昌父辭請教曰當從實處做工夫

饒幹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見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飢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二彭初見問平居做甚工夫曰爲科舉所累自時文外不曾爲學曰今之學者多如此然既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可也二公頗自言其居家實踐等事曰躬行固好亦須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嶕嶢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又曰論語

只是箇拯璨子若子細理會煞有商量處

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汎汎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心身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與箇畏字相似

問會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强但須覺見有些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

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嘗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思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思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著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爲天下只是一箇道理

程次卿自述向嘗讀伊洛書妄謂人當隨事而思視時便思明聽時便思聰視聽不接時皆不可有所思所謂思不出其位若無事而思則是紛紜妄想日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都莫思量這卻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聖賢千千萬萬在這裏何用如公所說則六經語孟之書皆一齊不消存得以孔子之聖也只是好學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若說閒時都莫思則世上大事小事都莫理會如此卻都無難者事事須先理會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卻不先說篤行之卻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卻不先說正心誠意卻先說致知是如何如何孟子卻

說道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如公說閒時都不消思量季通問程君之意是如何曰他只要理會自家這心在裏面事至方思外面事都不要思量理會蔡云若不理會得世上許多事自家裏面底也怕理會不得曰只據他所見自守一箇小小偏枯底物事無緣知得大體因顧賀孫曰公鄉聞陳叔向正是如此如他說格物云物是心須是格住這心致知如了了的當常常知覺他所見既如彼便將聖賢說話都入他腔裏面不如此則他所學無據這都是不會平心讀聖賢之書只把自家心下先頓放在這裏卻捉聖賢說話壓在裏面如說隨事而思無事不消思聖賢也自有如此說時節又自就他地頭說只如公說思不出其位也不如公說這位字卻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已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必都只是自家分內事蔡云陸子靜正是不要理會許多王道夫乞朝廷以一監書賜象山此正犯其所忌曰固是蔡云若一向是禪時也終是高曰只是許多模樣是甚道理如此若實見得自家底分明看彼許多道理不待辨而明如今諸公說道這箇也好某敢百口保其自見

不會分明如云洛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
理會得如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休他自元不
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
理會得莫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
得恁地含含胡胡柏觸著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
周旋

程又問某不是說道閒時全不去思量意謂臨事而思如
讀書時只思量這書曰讀書時思量書疊了策時都莫
思量去行動時心下思量書都不得在這裏坐只思量
這裏事移過那邊去坐便不可思量這裏事今日只思
量今日事更不可思量明日事這不成說話試自去平
心看聖賢書都自說得盡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
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
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道
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
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
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

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又如弱人與强人相牽一般强人在門外弱人在門裏弱底不能勝便被他强底拖去了要得勝他亦只是將養教力壯後自然可以敵得他去非別有箇道理也只在自家心有以處之耳

諸生說書畢先生曰諸公看道理尋得一線子路脈著了說時也只是恁地但於持守處更須加工夫須是著實於行己上做得三兩分始得只恁說過不濟事周貴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後臨事又變遷了曰只是亂道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

吳深甫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已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禀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

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卻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義理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邪路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底又見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眞箇去做此最不濟事

先生語陳公直曰讀書且逐些子理會莫要攪動他別底今人讀書多是從頭一向看到尾都攪渾了

林士謙初見問仁智自得處曰仁者得其爲仁智者得其爲智豈仁智之外更有自得公此問不成問且去將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將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摘中間一兩句來理會意脈不相貫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

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卻好讀書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目家之德卻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搬出做那邊用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公今卻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躑心都不在裏面如此

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鍾唐傑問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

學者肯做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今學者自不以爲渴如何强他使飲不以爲飢如何强他使食自與馮德貞說爲己爲人曰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恣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會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

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飢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會無所得

看文字不可過於疏亦不可過於密如陳德本有過於疏之病楊志仁有過於密之病蓋太謹密則少闊看道理從那窮處去更插不入不若且放下放闊闊看

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做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滾來滾去自然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之間把這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日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升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

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李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這須是自見得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會讀書也須疑著某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也有古人說話且看是如何古人都自少涵養好了後因說至善又問作時文先生曰讀書才說要做文字使此心便錯了若剩看得了到合說處便說當不說處不說也得本來不是要人說得便了如時文也只不出聖賢許多說話翻騰出來且如到說忠信處他也會說做好只是與自身全不相干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說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

欽定四庫全書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閩縣梁賽韶舜卿分校

侯官陳履仁曉岫分校

本子類輯略卷之六終